

周菁华校友访谈（2008级）

受访者 2012年本科毕业后，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读研。2014年硕士毕业后正式入职世界银行，工作至今。

采访者 刘雨昕

您于2008年进入北外法语系学习。请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北外，选择了法语系呢？

我初高中就读于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该学校具有推荐保送生的资格。从小到大我对语言都非常有兴趣，也逐渐发掘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所以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目标就很明确，我想学语言，那么学语言最好的地方就是北外。我初高中学的都是英语，想在英语学习之余了解一门其他的语言，于是就在可供选择的5个专业中选择了法语。

您能否回忆一下当年的法语学习生活，比如说当时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源 and 您的老师、同学？大学期间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在北外4年非常充实和快乐，非常感激在北外度过了这样4年的时光。我大一是法语3班，班主任是张迎旋老师，跟张迎旋老师一起教我们法语的是李书红老师，两位老师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张迎旋老师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位老师，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柔的老师，她经常把我们比作两三岁牙牙学语的小宝宝，对我们非常耐心。李书红老师也是兢兢业业，给每个人挨个抠嘴型、抠语音，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大一时大家都围成一圈坐在教室里，轮流发同一个音，李书红老师一个人一个人地看过去。我自己是北方人，北方人说话的时候嘴型比较松散，每次她纠正别的同学都是让他们把嘴巴再张大一点儿，唯独到了我这，是让我嘴巴小一点，所以我每次都要特别注意。还有老师对于清浊辅音的纠正，到现在我自己在读法语的时候遇到清浊辅音，我可能还会再回去读第二遍，去想有没有达到李书红老师的要求，当时她还跟我说：“唉，你这个法语怎么读得这么像英语呢？”所以我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语音语调，也是得益于老师当年的悉心教导。当时每周五都要表演一个小短剧，我们班当时是每个宿舍为一组，方便彩排，最后逐渐演变成每个宿舍都有自己的连续剧，每周演的内容都和上一周有关联，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名字、固定的人设，然后演这个星期又发生了什么。我觉得特别美好。

大二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张煦智老师的听力课。张老师非常严格，到听力教室之后，他最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快地读10组9位数的数字，让同学

把这些数字全都写下来。同学们一开始真的是非常崩溃，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部记下来，于是课后大家经常互相出题做练习，一个学期之后，基本上所有人听写10组9位数都没有问题了。等到专四、专八考试时，凡是听力中出现数字，大家都觉得没有任何难度。

大三我在巴黎政治学院交流了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既意味着法语的突飞猛进，又承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考验。当时只学了两年的法语，到了巴政之后需要用法语学习对我来说很晦涩的社科课程。班上的法国学生都用电脑记笔记，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只要听到大家飞快地敲键盘，我就心慌。因为我会想他们都在记什么，我好像还没有听懂多少，他们已经记了那么多了。每星期还有很多的exposé，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学习，以至于我在法国学习了一年并没有感受到法国“浪漫之都”的那一面。反倒是我工作之后，经常出差经过巴黎，才发现巴黎原来这么好，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怎么没察觉。但是当时真的是学习压力比较大，没有精力去欣赏城市的风光。

大四我回到北外完成大学学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戴冬梅老师和邵炜老师的课，两位老师是我们班同学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女神。我觉得戴冬梅老师法语说得比法国人还优雅，最重要的是她教会了我一种方法。因为她每次上课前会让我们准备某一个主题的语料，让我觉得即使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我也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个领域所有的常用词汇，包括现在工作中也是，比如我要接触一个新的项目，跟客户谈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很慌张。戴冬梅老师教给我的这种方法非常有用，可以说是让我受益终身。邵炜老师的翻译课也是干货满满，传授给我们中法翻译的方法技巧。但是我也要讲，当时上邵炜老师的课非常紧张并有挑战性，但是越有挑战性的课，进步就越快。如果说上某一堂课你感觉非常舒服的话，那么进步可能就不太明显。

所以大学4年，真的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虽然学的是法语，但是老师们教的方法可以运用在学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方法非常重要。

如果让您对当时读书的自己说一段话，您会说什么？

工作之后我发现，学习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而且是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只要认真地学，就一定要有收获，一定能学得好。一定要珍惜这4年的学习时光，工作之后很难再有这样整块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学习。上大学时的烦恼

现在回头看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什么可烦恼的，认真学习，享受青春，享受每一天。

2012—2014年您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读研，具体就读什么专业？

我读的是国际关系下的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方向。都说北外是外交官的摇篮，我当时读这个专业也是希望将来能够从事国际事务、公共政策相关的工作。在最后选学校选专业的问题上，王鲲老师和辅导员胡毅老师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宝贵的指导意见。

法语学院有不少同学毕业后会选择去法国读研，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另辟蹊径去美国读研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大三去过法国一年了，我觉得我已经体验过在法国的学习生活，想要体验一下在其他地方学习是什么感觉；另一方面，因为我从小上的是外国语学校，氛围受英美文化影响更多，也接触了很多美国电影、电视剧，被这种美式生活方式所吸引，就一直想去美国看看。

很多人都会说：“唉你为什么要去美国？那你这法语不是白学了吗？”我嘴上说不会，其实自己心里也很慌，也会不断地质疑自己。自从我决定要去美国学习之后，大四一年，我经常梦到有人突然让我上台说法语，给我一个麦克风，我不会说。其实我潜意识里也很害怕我到了美国，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法语荒废了怎么办。所以到美国之后，也可能是环境比较新鲜，精神比较亢奋，我每天早上6:30就起床，听半个小时的RFI，然后自己再学半个小时。假装自己给自己上课，找一篇文章，查生词，复习固定搭配。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很深的顾虑，偶尔仍然会做那样的梦。

我们都知道申请美国大学对英语要求很高，您在本科期间是如何平衡英语和法语学习的？

我印象中大一是不让学英语的，因为怕我们混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英语法语确实容易混淆，我到现在也会混淆。但是法语基础打扎实之后，这两个语言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英语中的很多单词是从法语中过来的，法语学好了反倒能扩充英语的词汇量。

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当然要把发音发得尽善尽美，像法国人一样。但其实在

实际运用中，发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意思表达清楚，要敢说。我有很多同事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模一样，人家照样能去和法语国家的人谈判，只要敢说，就没有任何问题。

您现在在国际组织工作，工作中使用英语和法语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肯定还是英语用得更多。比重大概是英语70%，法语30%。我现在所在的部门是面向全球的，在中国、欧洲、非洲都有项目，像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乍得、突尼斯这些国家都是要用到法语的。在世界银行这种地方，要是不会说法语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像我说英语、法语、中文3种语言，在我们同事中真的不算什么，会多种外语不是一个特长，反倒是一个必备技能。

您是如何进入世界银行工作的，具体担任什么职位，做哪些工作？

美国的研究生一共两年，第二年下学期，我上的一门课是要帮助客户做项目。当时我们这个课上20个人，教授把我们分成4组，选了4个客户。我被分到了世界银行这一组，要帮助世界银行其中一个部门做关于南苏丹社会发展的项目。南苏丹是战后国家，退役军人回归社会心理上会有不适应，我们就要帮助南苏丹完成战后重建工作。我当时已经快毕业了，非常努力地在那个项目上工作，也是希望能通过这个项目进入世行工作。等到课程快结束的时候，项目经理就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就这样进入了世行。很幸运的是我研究生和工作是无缝衔接的，毕业典礼一周之后我就去南苏丹出差了。因为南苏丹是非常危险的国家，所以去之前要先去肯尼亚进行安全训练，训练内容就是被绑架了怎么办、车被炸了怎么办，穿着防弹服模拟被绑架的情景，头上套个袋子，让人跪下等等。当时心里也挺害怕的。

我担任的职位是世界银行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和矿业部门分析师，主要负责石油、天然气、矿业的开发、投资和技术援助。比如说某个国家发现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天然气田，但是这个国家不具备足够的资金和经验，世界银行就去给他提供贷款、技术援助，告诉他如何与私人公司谈判、如何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针对国家政府，分为赠款、无息贷款、有息贷款，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定，比如像中国这样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就是有息贷款。

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工作中最难忘的经历？

我入职的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在世界银行里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出差谈判面对的客户都是政府部长级的人物，尤其是像非洲一些战后国家，这些部长级人物以前可能是参与过战争的，是非常男性化的形象，对方会觉得一个年轻女性凭什么来告诉自己发展得不好，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社会上仍然会有一些成见，人们会希望更有经验、更年长、更男性化的角色来提供建议。研究生那门课的老师跟我说：“你要把自己打扮得更成熟。我觉得你应该把头发剪短，短头发、戴框架眼镜，给人一种成熟感，你要隐藏你的年龄。”我当时听了这个老师的话，一毕业就去剪了头发，然后去南苏丹出差。出差的时候，当地人问我多大，我说你猜，然后那个人说我猜你35。我当时内心是崩溃的，因为我当时只有24岁，但是我说好啊你说我多大我就多大。就是尽量回避这种问题，不要向人展示自己的年龄。在我的这种工作环境中，尽量表现得成熟一点会有帮助。总之，要对自己有信心，表现出自信和成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

寄语

祝贺法语学院成立70周年。我是2012年毕业的，我印象很深，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当时的系主任傅荣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希望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没有辜负傅荣老师的期望，法语学院的小星星在各行各业闪烁着自己的光彩。我也希望所有老师身体健康，希望今后法语学院越办越好，继续向各行各业输送优秀的人才，向世界输送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北外人。